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謝蓬鍔

山堂肆考卷七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縣尉

歴代沿革漢大縣兩尉小縣一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並四百石黄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姦非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遣小將卒授之頗為鄉社之患宋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

在主簿之下其州縣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文苑英華云覩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贈華陽栁少府則唐時縣尉多稱少府

雍仲進香

述異記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崔譚益杖

見聞録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五百人執大杖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

如葛安之令五百人空手行乃不能學

去學仙隱

漢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尉南昌知王莽欲簒漢棄官與妻子去學仙隱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不知所終人號仙尉

不避豪強

魏曹操除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於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斂迹不

敢有犯

仙人與符

東漢桓帝時王方平降吳門蔡經家有陳尉詣門乞見方平使前行向日而立方平從後觀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僊道乃以一符與尉曰此不能度世止可以禳災治病存君本壽出百歲上陳尉果一百十歲死按方平名遠東海人舉孝廉歷官中散大夫前漢時棄官入山脩道在太尉陳耽家尸解䰟青龍初於重慶府平

都山升天麻姑仙其妹也

老人陳牒

唐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又来旭怒其繁責之老人曰見公筆勢奇妙欲以藏家耳旭蘇州呉縣人

不納餉錢

唐陸宣公贄授鄭縣尉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與語三日奇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壽公不納止受茶一串

擅發倉廩

唐貟半千上元初為武涉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廩以賑貧餒不從會令赴州半千擅發賑之刺史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宗曰公有百姓不能救使恵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陸贄說使

唐陸贄補渭南尉時徳宗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分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

登俊乂四賦經財貨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

李勉擒姦

唐李勉為開封尉號為難理勉與縣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春蘭秋菊

唐裴子餘補鄠縣尉時周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

黄綬青袍

唐岑參送楚丘麴少府赴官青袍美少年黄綬一神仙

送鄭少府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送張少府草羡青

袍色花隨黄綬新又陳子昂集送齊少府序黄綬位輕

青雲望重髙適同顔少府旅宦詩迹留黄綬人皆嘆心

在青雲世莫知

奉古聰明

唐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

古曰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黙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文也奉古由是知名時挺蒞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廐目令示奉古一覽便誦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又唐盧莊道年十六擢第為河北尉太宗謂為聰明小兒

師古幹治

顔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楊素謂曰安養劇縣子何

以治之師古曰割雞不用牛刀素驚其言後果以幹治聞

水旁賦詩

唐貞元中孟郊武康人為溧陽尉以能詩名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

公餘眺書

宋朱松宣和間為尤溪尉榜一室曰韋齋公事之餘肆

力於書無一息少廢子熹生於尉之官舍即文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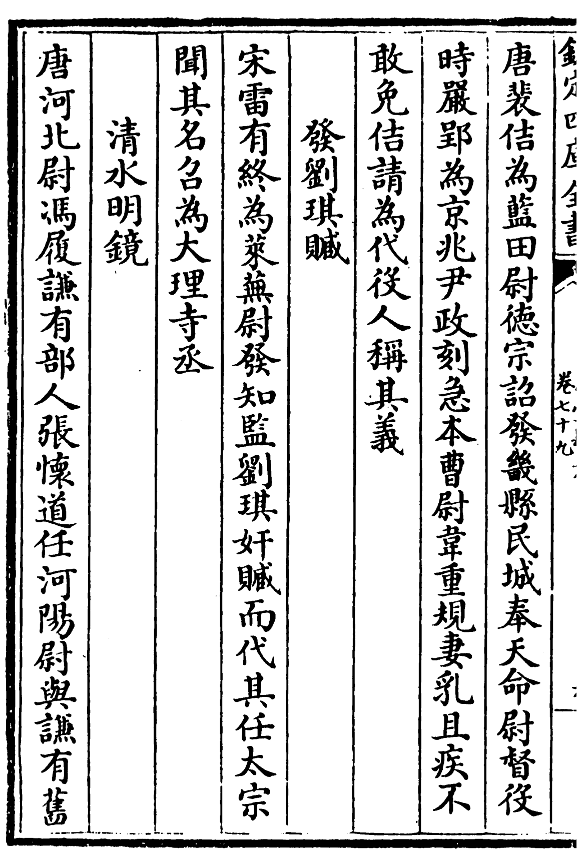
李程判獄

見監察御史

蘇珦絶訟

唐蘇珦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鄠縣本多詞訟近日遂絶由公為之疏理也因指顧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予遲暮所見耳

代重規役



唐裴佶為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命尉督役時嚴郢為京兆尹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為代役人稱其義

發劉琪贓

宋雷有終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贓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

清水明鏡

唐河北尉馮履謙有部人張懐道任河陽尉與謙有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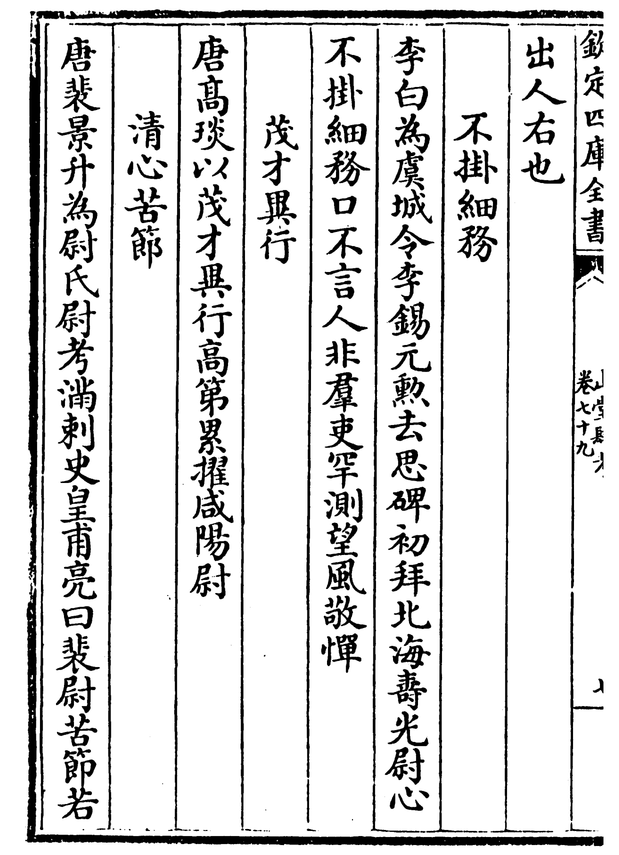
餉一鏡馬謙謂諸吏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寺碑倉銘

宋淳熙間馬子嚴為鉛山尉恤民勤政長於文辭為寺碑隱然有排邪之意為倉銘藹然有愛民之心

遽擅大名

唐高宗時劉延祐弱冠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稍自貶抑無為獨



出人右也

不掛細務

李白為虞城令李錫元勲去思碑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掛細務口不言人非羣吏罕測望風敬憚

茂才異行

唐高琰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

清心苦節

唐裴景升為尉氏尉考湍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

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録也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何以激勸

疏上從禽

唐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蔓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之玄宗嘉納

焉

抑民食蝗

宋仁宗至和中山陽尉李宗嗔怒百姓申蝗抑令食蝗提刑孫錫劾之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安慰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詔削其官

郭震使氣

唐郭震字元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百姓厭苦武后欲詰之及與語奇之索所為文上寶劒篇后

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鎧曹叅軍

商則回身

語林商則任廩丘尉性廉潔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長史奇其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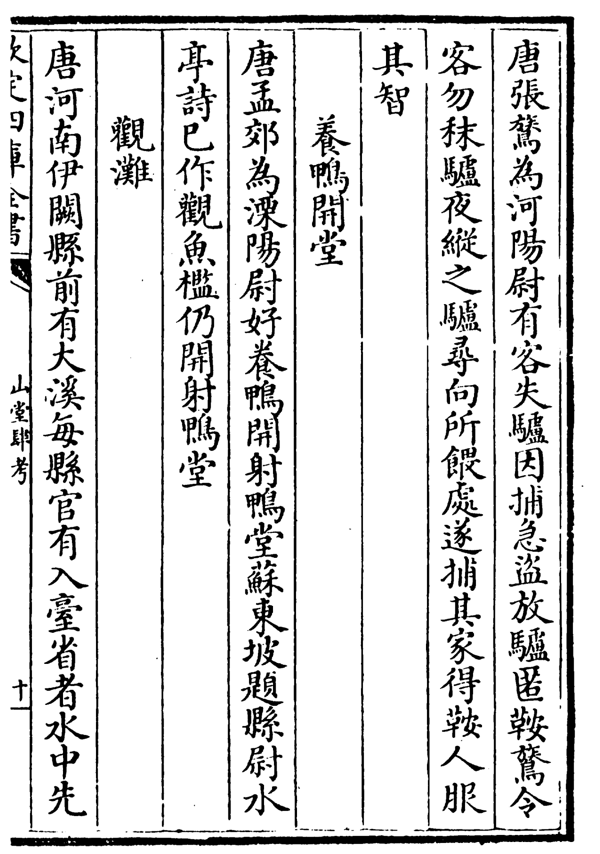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竒其才謂曰吾

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何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令尹驚其言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産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黄裳驚其言自是遇之加厚

縱驢得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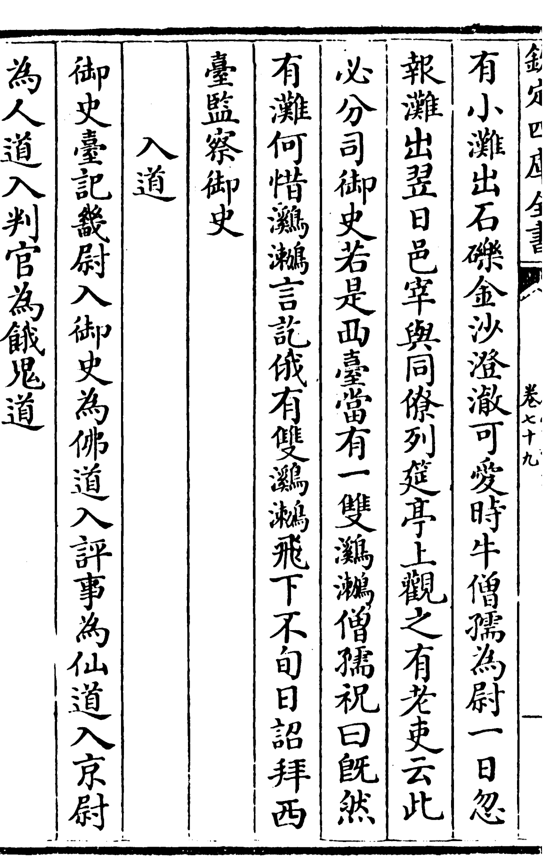
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客失驢因捕急盜放驢匿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養鴨閘堂

唐孟郊為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蘇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巳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

觀灘

唐河南伊闕縣前有大溪每縣官有入臺省者水中先



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時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孺祝曰既然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俄有雙鸂鶒飛下不旬日詔拜西臺監察御史

入道

御史臺記畿尉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判官為餓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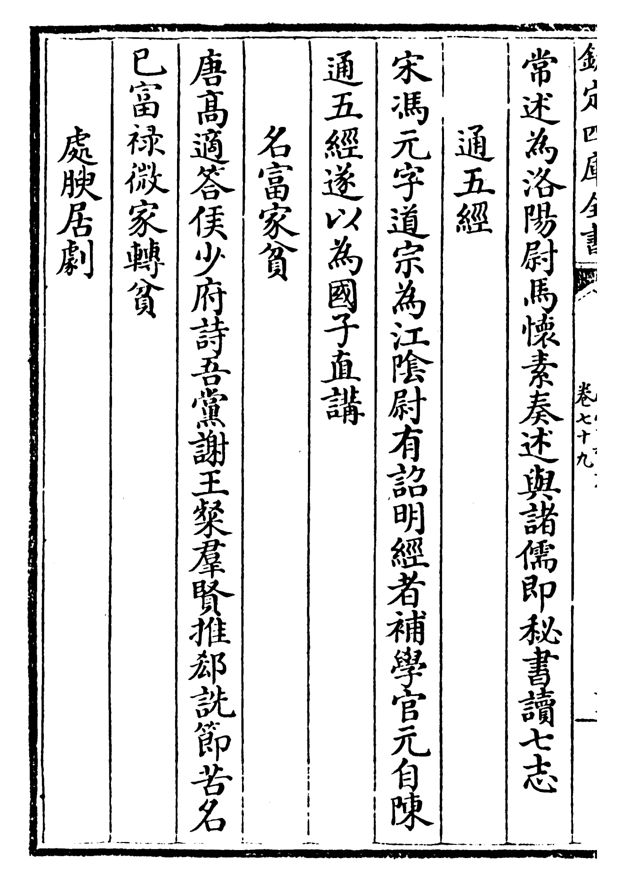
宋璟大節

唐上黨尉宋璟以大節著稱

審言高才

唐杜審言襄陽人晉杜預之後甫之祖也舉進士為隰城尉才高傲世雅善五言詩工書翰嘗謂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之筆當得王右軍北面其矜誕如此

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

通五經

宋馮元字道宗為江陰尉有詔明經者補學官元自陳

通五經遂以為國子直講

名富家貧

唐高適答侯少府詩吾黨謝王粲羣賢推郄詵節苦名

已富祿微家轉貧

處腴居劇

唐孟浩然贈蕭少府詩鴻漸昇儀羽牛刀列下班處腴能不溷居劇體常閒

選人不欲

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頗為鄉社之患宋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名三銓選人有樂為尉者面東南立選人多不欲往往面西立帝曰迂儒如此令杖驅出是後樂為者衆乃復舊制

名士爭交

唐蕭嵩為洛陽尉一時名士爭往交之按嵩子衡尚玄宗新昌公主

刺史不禮

唐劉幽求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宰相見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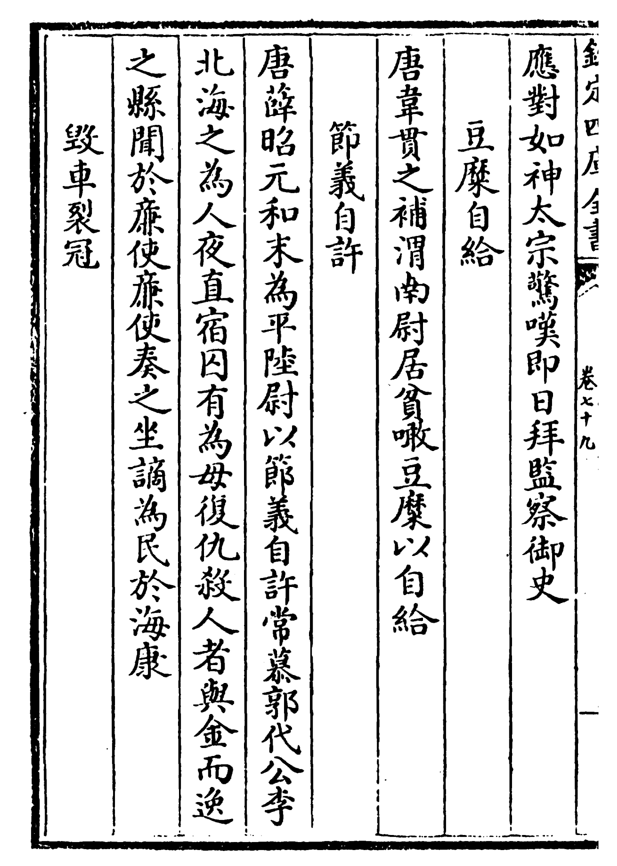
唐進士温岐即庭筠也宣皇好文以金步揺未能對岐以玉跳脫應之宣皇賞焉令以甲科處之為宰相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

擢扶有名

唐李勉調封丘尉汴州水陸都會俗麗錯號難治勉擢奸抉隱有名於時

應對如神

唐世説盧莊道授長安尉太宗將録囚京宰以莊道年幼懼不克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閒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名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及留繫日月



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豆糜自給

唐韋貫之補渭南尉居貧啖豆糜以自給

節義自許

唐薛昭元和末為平陸尉以節義自許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為人夜直宿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於海康

毀車裂冠

東漢馮良字君朗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慨然耻在厮役因毁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良乃還鄉里

揚美匿惡

唐鄭惟忠為山陰尉時則天臨軒問何者為忠諸應制者卒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内匿君之惡武后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卿前言忠臣外揚君

之美内臣君之惡至今不忘

杖殺魯寧

唐太宗貞觀中劉仁軌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乃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謂也徵曰隋末百姓彊暴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更擢仁軌為櫟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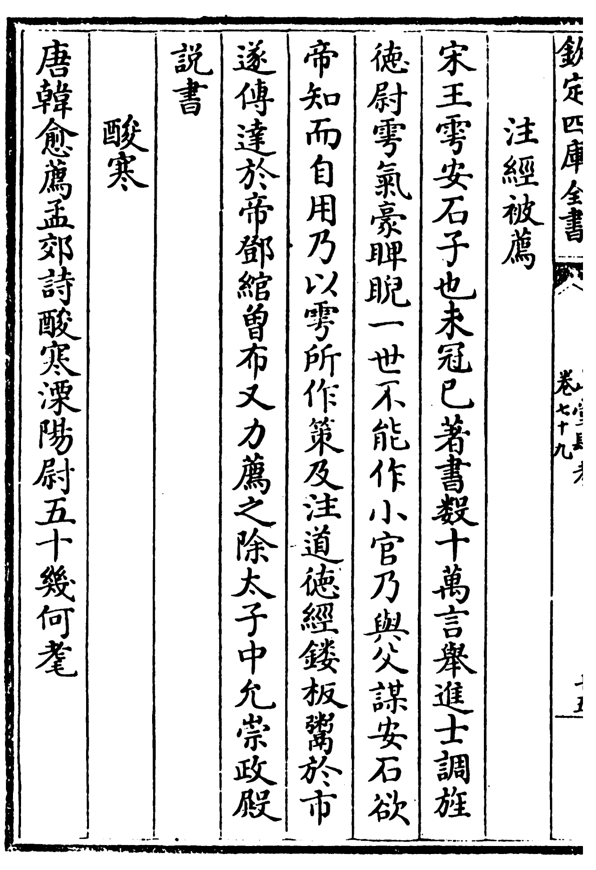
丞

書責元忠

唐中宗神龍中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與書責以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著議見稱

唐高郢字公楚舉進士第授華陰尉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授咸陽尉



注經被薦

宋王雱安石子也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徳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徳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

酸寒

唐韓愈薦孟郊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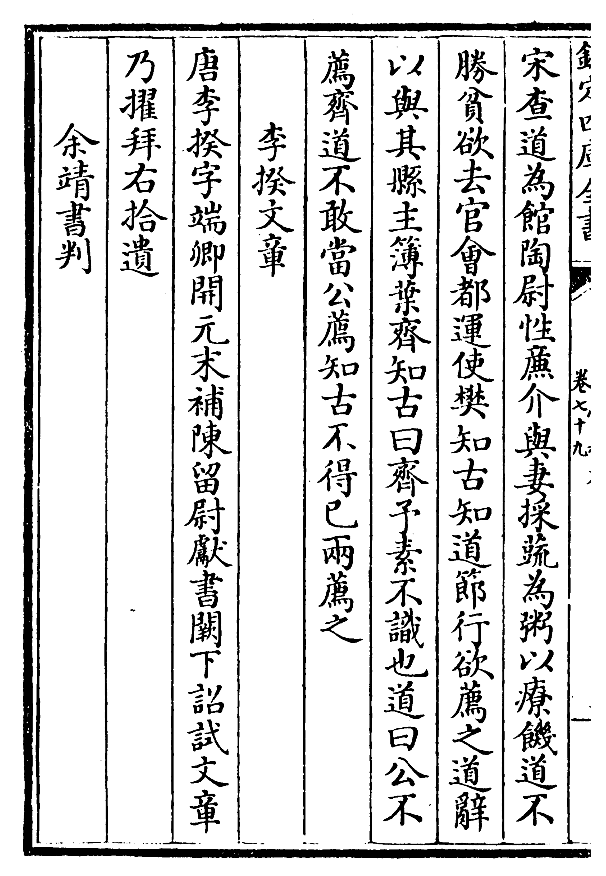
警悟

宋黄庭堅幼警悟李常見之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為葉縣尉

元亮志略

唐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好辯論武后時調宜禄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隠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

查道節行



宋查道為館陶尉性廉介與妻採蔬為粥以療饑道不勝貧欲去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其縣主簿葉齊知古曰齊予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不敢當公薦知古不得已兩薦之

李揆文章

唐李揆字端卿開元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試文章乃擢拜右拾遺

余靖書判

宋余靖字安道為人質直剛勁為贑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

不從童諭

宋翁蒙之為常山尉時趙忠簡公㝵喪自嶺表歸郡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有秘書與㝵往来欲取之以媚時宰密諭邑尉蒙之以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猶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入廨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趨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

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蒙之於朝時宰疑其已甚徙蒙之尉蘭溪使避守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

不求秦薦

宋汪涓字養源尉宣城秩垂滿關令職狀一紙知州秦梓意其必求即薦之涓終不屈或問何不從内翰求文字陛陟曰若為所薦則終身為秦客矣涓不辭再為判司一任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

各有差分判諸州事故曰判司

彊禦不畏

宋常琳為常熟尉公廉自持彊禦不畏部使者交薦之

倜儻不羣

寶元初明州慈谿尉裴明允倜儻不羣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黥隷豪民

宋王楊休字子美象山人乾道中調台州黄巖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狀白於郡黥隷他州閭里歡傳稱公為鐵面少府

手殺强賊

宋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尉手殺强賊改大理評事知鄠縣

蘇緘輕生

宋蘇緘移開封府陽武尉劇賊黑李二等倚居民為囊橐吏莫能捕緘踪跡得其所在乃集衆大索縱焚傍鄰十數家賊首果自火中逸出緘追斬送府府尹賈昌朝大駭曰儒者乃爾輕生耶

李嶠求相

唐武功馬禄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决馬云大李少府位極人臣小李少府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節亦當貴後皆如其言

召為學士

白居易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為翰林學士

表為兵曹

唐高適補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哥舒翰表為兵曹

良臣罵賊

宋詹良臣尉縉雲盜霍來富剽掠本縣良臣出禦之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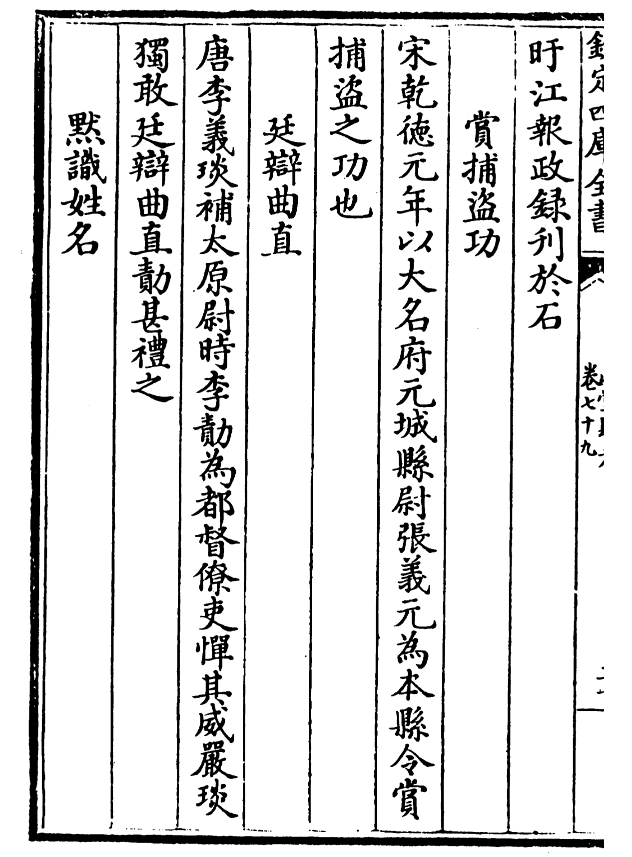
執誘之使降良臣不屈賊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絶聲

胡宿濟人

宋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尉時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以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為館閣校理

著報政録

宋王博文徙建昌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饒光輔者為著



盱江報政録刊於石

賞捕盜功

宋乾徳元年以大名府元城縣尉張義元為本縣令賞捕盜之功也

廷辯曲直

唐李義琰補太原尉時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嚴琰獨敢廷辯曲直勣甚禮之

默識姓名

宋汪大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大猷皆默識姓名及幹力優劣各得其用分鄉警備境內肅然後龍大淵在閤門聞公諭德之除亟稱以為得人坐中問曰公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来某少為三衢兵官只見人説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問者益服

民瞻漏法

宋曾民瞻為南昌尉通天文學以晷漏有差遂更用其法箭榜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則擊板以告右者

晝司晨夜司更則鳴鉦以告自謂得古人之所未至

綺莊類書

劉綺莊為崑山縣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為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

巡檢

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及江淮河海間巡河巡鋪

巡茶鹽等各視名分以脩舉職業元有大都四關廂

巡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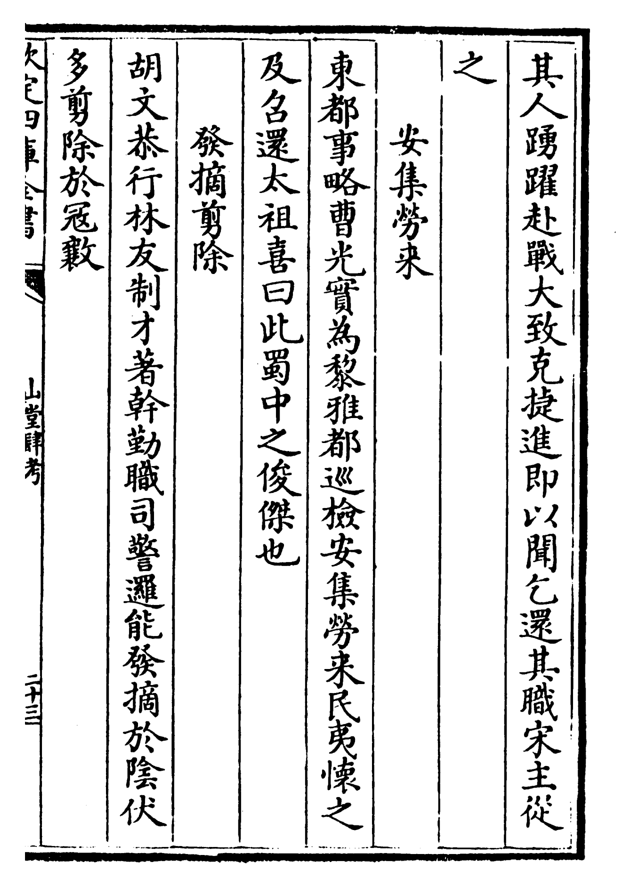
擊賊報讐

五代唐張藏英舉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徳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攜鐵檛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啖之遂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

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刳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

貫罪殺敵

宋郭進遷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廵檢御下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来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



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安集勞来

東都事略曹光實為黎雅都巡檢安集勞来民夷懐之及名還太祖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

發擿剪除

胡文恭行林友制才著幹勤職司警邏能發擿於陰伏多剪除於冦歘

射虜

東都事略何灌字仲源由武舉為府州黄河東岸廵檢時賈胡疃有水泉子虜嘗越境南汲灌慮異日為患盡折絶之虜忿聚兵于山𩥇溥宫軍灌迎髙射之所發輒中或着崖石皆没鏃後虜宫蕭大師者㑹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嘆何廵檢神射灌曰灌是也

擊戎

東都事略髙保興為寧夏綏府都廵檢常廵按巹子砦

并黑水河趨谷中戎人數千騎邀戰保興伏兵於河滸
俟其半渡擊之其後數戰有功

破羌

東都事略燕達字逢辰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羌人以
三萬騎薄城達以五百人破之

逼盜

東都事略桑懌為永安巡檢羣盜聞桑殿直来皆逼去

豈拘南北

職畧景徳三年上封事者言諸處廵檢務在武勇彊明乞不以閩楚江浙川陜人及文資出身人領其事上謂樞密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别非任人之道

不責將迎

宋洪邁乞禁戢廵尉迎送劄子曰竊惟廵尉之官專以捕盜賊督奸猾為職未嘗責其將迎上官廵視傳舍也而間者以來惟事趨走漫不復以職事為意而最甚者

如都巡檢使所部或連三州或跨两路凡監司守貳之
去来必候之於境上所帶兵卒數十輩無俸可借則斂
之衆軍以給所歷道路數百里無貲可贍則取之村民
以濟若所除監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動涉一两
月設部内不虞而有鼠竊狗偷之盜當以何人捕之臣
愚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提刑司約束所部巡尉令後遇
監司知通初到許量帶兵卒出一程防護若只值出巡
經歷在監司五十里内者許其送迎過此以外皆不得

出如尚敢循習遠去者乞并受接之官均治其罪庶使各安職業精意徼巡不致虚費軍力且為民害

遷左藏副使

宋姚兕字武之熙寧中進築西鄙為巡檢以功稍多遷左藏庫副使

遷内殿承制

宋姚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奏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内殿承制

變服察賊

宋桑懌以右班殿直為永安廵檢仁宗時京西有惡賊二三十人榧窓院名懌授以賊姓名使捕之懌曰賊畏吾名决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家以為真盜老小皆走獨留一媪為治飲食懌乃就媪與語語次因及羣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所後三日懌又往遂以實告

媪曰我桑緞直也為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後又三日往媪曰為察之審矣明旦部分軍士悉擒獲之

伐木蠘賊

宋楊允恭太宗時為廣運都巡檢使時賊有葉氏者衆至五百餘往来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船襲斬之餘黨匿山谷允恭伐木開道殲之又嘗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

諸鹽使

宋朝茶鹽皆隷於提舉司管領之其屬有監鹽之員

大元亦有諸鹽場大使副使

脩牢盆

唐劉禹錫作崔公僊碑崔公幹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薦至吏懼而循法幾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羸羡什百詔褒其能

按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為牢盆謂鬻鹽盆也師古曰蘇説是也鬻古

煮字

商利局

胡文恭行賈程制商利局者以饒衍名最

條制得宜

白集行裴弘泰制以幹蠱之材領鹽鹵之務管摧條制

動皆得宜

生息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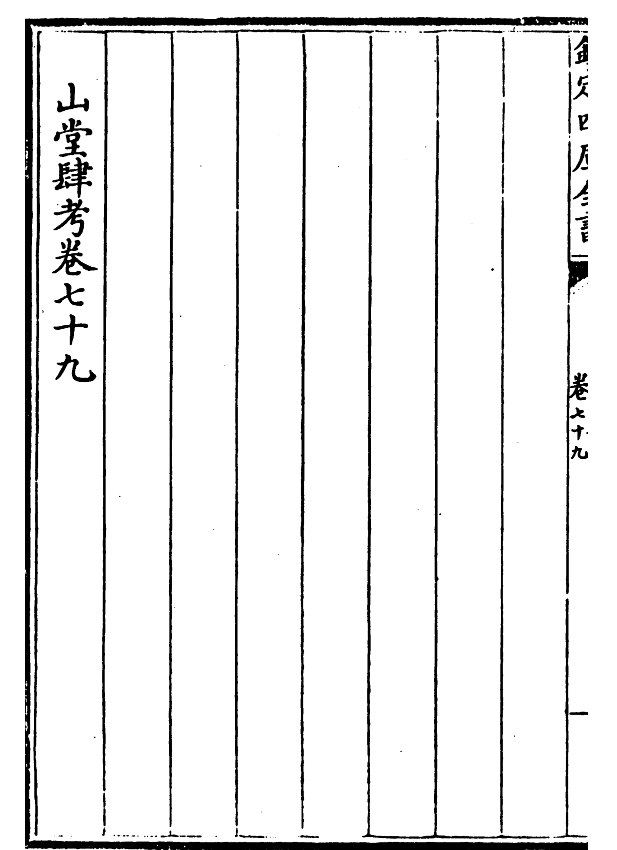
唐元微之行唐慶制摧束池鹵生息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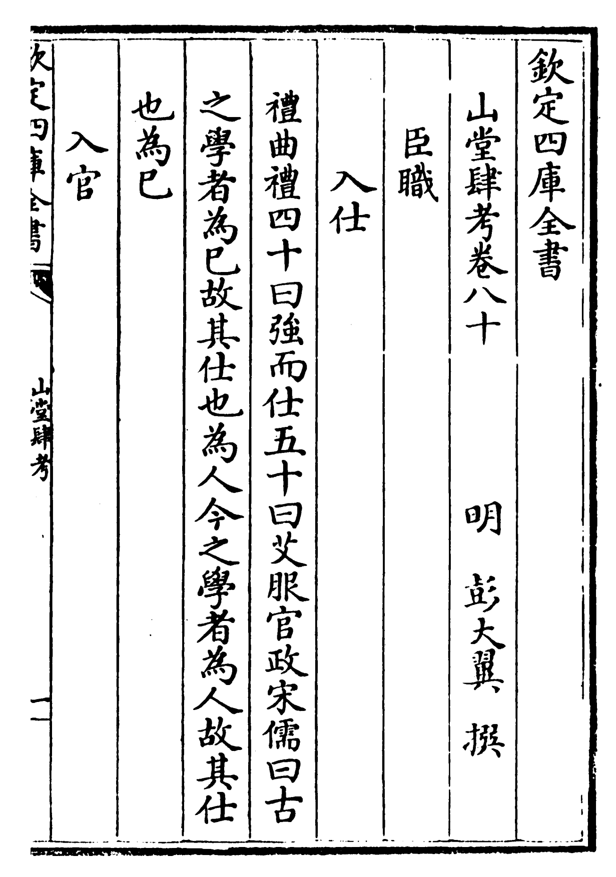
監西溪鹽税

宋仁宗實録范文正監泰州西溪鹽税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又嘗貽書發運使張綸復修海陵堰綸表知興化縣

監衡州鹽倉

四朝國史劉忠肅公摯謫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雜以僞惡人未嘗食善鹽摯悉心核視弊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


山堂肆考卷七十九



山堂肆考卷八十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入仕

禮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宋儒曰古之學者為己故其仕也為人今之學者為人故其仕也為己

入官

周書學古入官

試吏

漢高帝紀及壯試吏又嵇叔夜與山巨源書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筮仕遇屯

左閔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筮仕得坰

唐李綱字文紀初仕隋官不進筮之得咼卦筮者曰君當為卿輔易代乃如志至唐終禮部尚書

莅官行法

曲禮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安身取譽

家語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

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叔敖浣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史里孫叔敖製冠浣衣注云史里倖臣也惡人誅自知當見用

貢禹彈冠

漢書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按禹字少翁

趨裝

漢蕭何甞曹參令舍人急趨裝曰吾入相矣

視篆

職官分紀節度使視事三日洗印視其刓缺又曰滌篆

十腰銀艾

東漢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染之故曰艾

三擁節旄

唐崔鉉寶慶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封魏國公

汲黯以父任

漢汲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袁盎以兄任

漢袁盎以兄任為郎

策名

左僖二十二年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注云書名所仕之策謂之策名質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

載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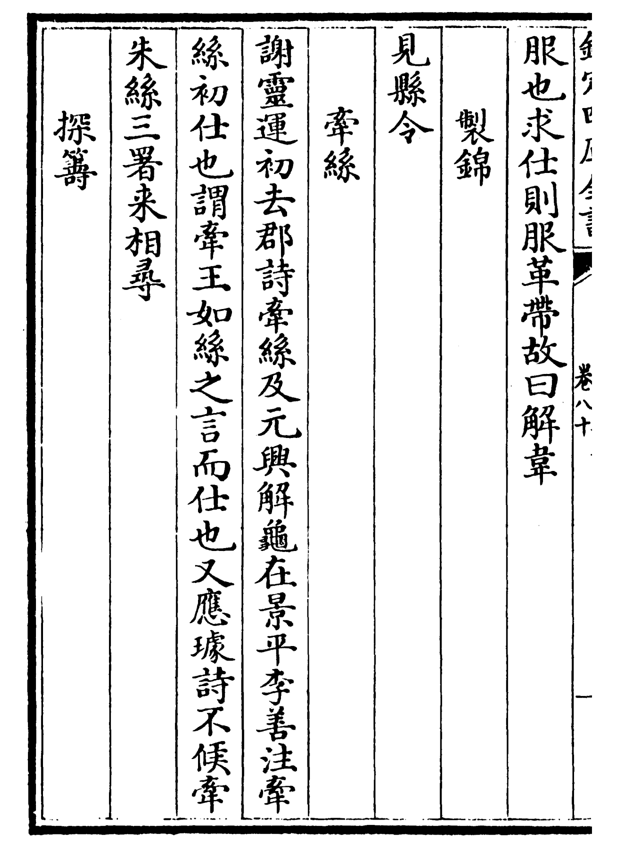
孟子古者出疆必載贄

解蘭

幽人佩蘭解之將入仕也又入仕曰解薜唐詩解薜登
天朝又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仕於君也

服革

東漢周磐養母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興嘆乃解韋帶
就孝廉之舉及母沒公府三辟皆不應按韋帶未仕之



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曰解韋

製錦

見縣令

牽絲

謝靈運初去郡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仕也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又應璩詩不俟牽朱絲三署来相尋

揬籌

後周王勇沙苑之役與王文達耿令貴有殊功當拜上州刺史州有優劣令勇等探籌取之

通籍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注云金閨即金門也通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同僚

詩大雅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虞書同寅協恭周禮天

官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邦治

盡心

左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也

分謗

左成二年孫桓子臧宣叔皆如晉乞師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

將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殉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相如屈廉頗

戰國趙藺相如為上卿居廉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

闘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

寇恂屈賈復

東漢寇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恂捕而戮之復以為恥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

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入界一人無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買償亡金

史記漢文帝時塞侯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

償而告歸者来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密還負息

東漢陳重字景公順帝時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求迫不已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後知之將以厚謝重曰非我之為恐是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同心輔政

漢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来國家便宜行事及

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同心狥國

唐太宗與房玄齡論事必曰非杜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也二人同心狥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因同臺取罪

東漢雷義為尚書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刑義默自表取

其罪同臺郎覺之委位上書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哀同僚免官

杭州叅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且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此贓冀薄其罪由是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李敬玄廉知之薦太玄為鄭州司功

怒拜黄忠

蜀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公為前將軍公聞黄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公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當為君侯惜此舉恐有後悔耳公大悟即受拜

恥用仙客

唐明皇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曰不可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進仙客擢自胥吏目不知書

韓淮陰一壯夫尚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

面折同列

東漢馬武字子純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傲視僚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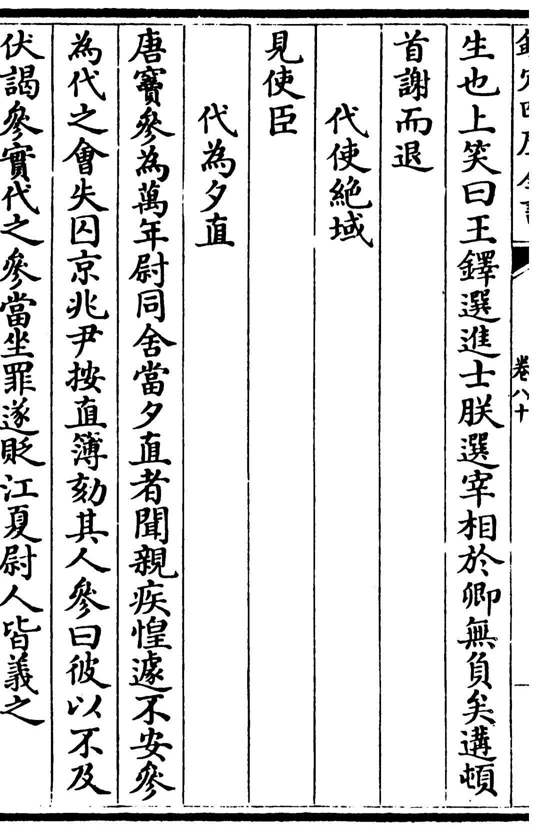
唐韋陟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傲然

嫵恨通玄

唐吳通玄知制誥與陸贄同視草贄富詞藝特承德宗顧重而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

腋扶王鐸

唐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㽵陳中遘從旁腋起帝目之喜曰輔臣相和朕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



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頓首謝而退

代使絶域

見使臣

代為夕直

唐竇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不安參為代之㑹失囚京兆尹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伏謁參實代之參當坐罪遂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擊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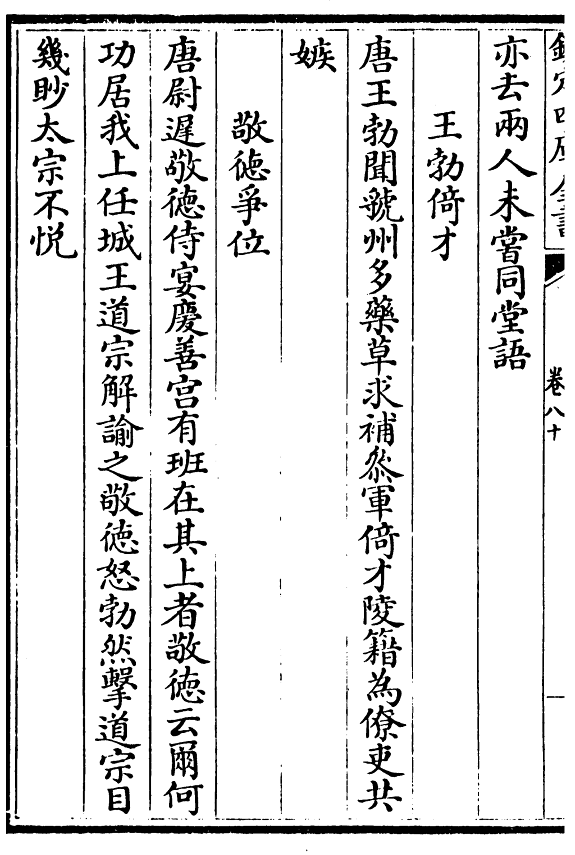
唐劉文静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碎硯

唐鄭畋盧鐫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袁盎避坐

史記袁盎素惡晁錯錯所居坐盎輙避之盎所居坐錯


亦去兩人未甞同堂語

王勃倚才

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叅軍倚才陵籍為僚吏共嫉

敬德爭位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怒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

路巖爭權

唐宰相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甚慙

獨餞皇甫

唐皇甫鎛之貶前房州刺史班肅以甞與鎛同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

不咨董晉

唐董晉竇叅俱同平章事叅裁决大事不關咨於晉晉循謹無所駮異叅欲以其弟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曰無乃叅迫卿為之耶晉謝具道其所以然帝問叅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叅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

年輩相遠

唐陸長源以舊徳為桓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廵官或戲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

有

議論特異

唐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參贊是時帝切於為治事無巨細悉責宰相吉甫與絳議論不能無特異至帝前猶爭辯

同位不相假

唐蕭嵩進中書令裴光庭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直不相假至校曲直於帝前

聯署無所諱

唐歸登為右拾遺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

面折長官

漢太守歐陽歙請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食百里内縣俱以牛酒到府臨饗禮畢歙曰西郡督郵孫延天資忠貞欲顯於朝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孫延資性貪鄙外方内圓明府以惡為善惲敢再拜奉觥歙慙曰敬受觥

容逐主書

唐楊炎與盧杞在中書同秉政杞欲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王梁爭罪

魏王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白事失太祖意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被收思乃馳還自陳己罪太祖嘆曰幕中有義士二人

韋貟齊名

韋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採訪使韋陟深器之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甚耻比肩

世說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

莫肯協心

宋高宗朝劉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上詔光世以兵援韓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無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魏矼謂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各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矼因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各致其情

因請出家

唐蕭瑀性狷介與同僚俱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不

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内不自得因請出家既而悔之

上以瑀反覆不常貶商州刺史

乃與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

李郭捐忿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

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有詔臨淮率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謂汾陽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涕泣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也

劉蘇交歡

宋劉器之與蘇子瞻元祐中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

之過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以此二人不相能至元符末二公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曰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

不能降意

隋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與黃門侍郎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為饒州刺史

不許留身

宋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相視莫逆

唐權德輿唱和詩序貞元元和間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

相得甚驩

宋高宗紹興五年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初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不敢復言

唐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關播儒厚可鎮

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决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甞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黙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

每為申辯

宋畢士安初拜叅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凖忘身狥國秉道嫉邪

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北戎跳梁為邉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之帝曰然當籍卿宿徳至是同為相準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辯帝始不疑

開懐不疑

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有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懐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體

稱疾不出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起為御史臺都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正亦不無過也

遷除

說文遷登也漢書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超遷大夫

漢文帝時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

驟得中書

唐蘇頲為工部侍郎帝問丞相有自工部驟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任賢何資之計乃詔頲為中書侍郎

周流四公

見三公

周歷三臺

見總尚書

三世不徙

見侍中

十年不調

漢馬融有俊才受學摯恂博通經籍漢永初間拜校書郎以忤鄧氏滯東觀十年不得調

三年不遷

宋蔡肇字天啓長於詩歌為博士三年不遷其和人治

字韻詩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

七年不遷

宋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起居郎七年不遷

一歲四遷

漢主父偃上書言事一歲四遷又杜詩一歲中三遷至

侍御史

一歲九遷

任彦昇表曰田千秋一歲九遷其官又後周蘇亮與齊

到溈皆一年三遷

一歲五遷

宋盧宗邁如舟之姪也歷在館職文雅練達修兩朝日

歷成一歲五遷官至武翼大夫

半歲四遷

宋孝宗時洪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

歲四遷至右相

三載侍中

南梁張纘自起居秘書郎三載遷太子舍人又遷吏部尚書郎俄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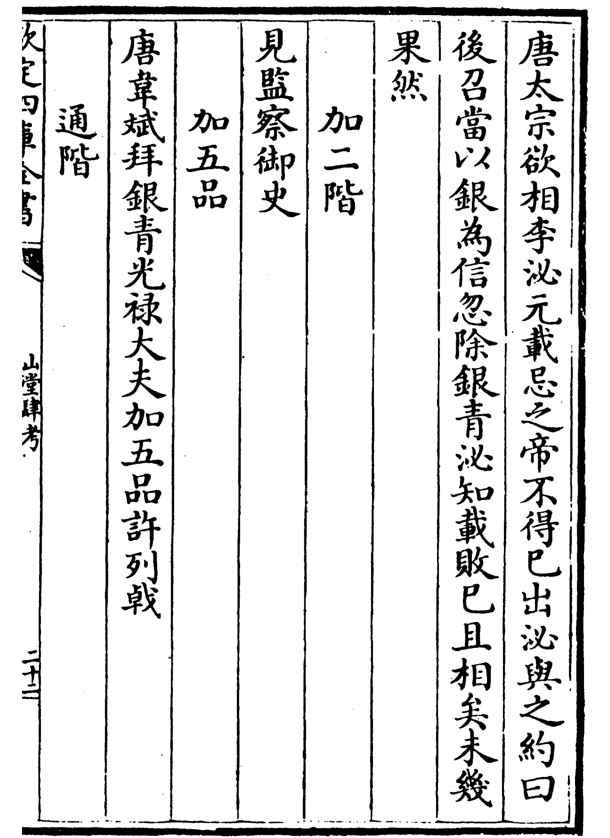
數月中丞

武后時薛季昶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數月為御史中丞

特加金紫

唐李憇字元直歴汾晉二州刺史特加金紫光禄大夫

忽除銀青



唐太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與之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加二階

見監察御史

加五品

唐韋斌拜銀青光禄大夫加五品許列戟

通階

東漢虞詡曰臺郎顯職乃箆仕之通階又唐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等授朝散大夫制云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品以上謂之貴階所以為貴者廕及子命及妻帶白金服赤芾從大夫之後而已

特制

唐元微之行王仲舒制國朝由散官而命為大夫凡十一等以銀青朝散為名者非有特制則不克授蓋門戶有棨戟之榮腰佩有龜魚之異也

每遷有愧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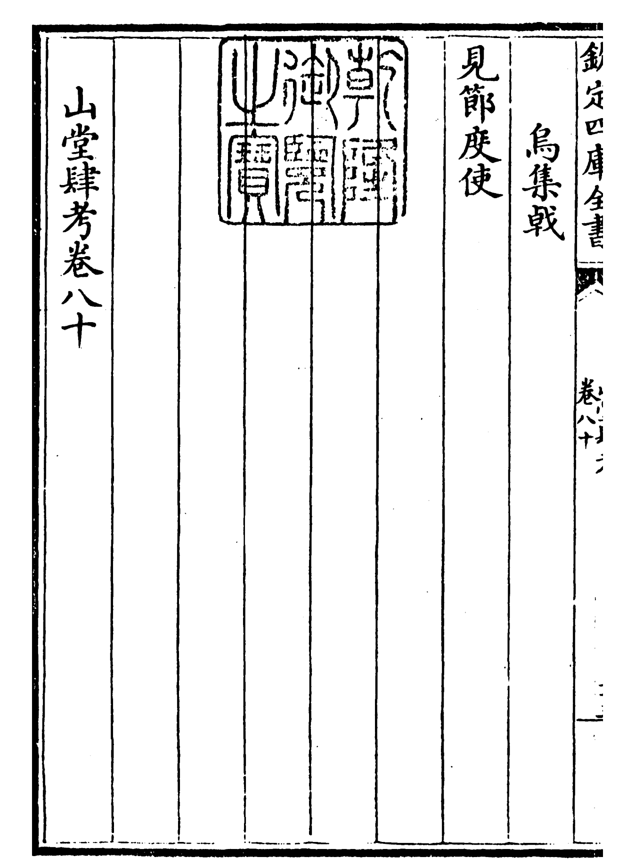
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

每遷有光氣

唐郭汾陽每遷官面長三寸額上有光氣事已乃復

鼠齧袍

唐張鷟字文成授鴻臚丞帽帶及祿袍並鼠齧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其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



烏集戰

見節度使

山堂肆考卷八十